



四川方言會通

流沙河題



王洪林◎著

四川出  
巴蜀

# 四川方言會通

王洪林◎著

流沙河題



四川出版集团  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川方言会通/王洪林著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  
2008.9

ISBN 978-7-80752-188-4

I. 四… II. 王… III. 西南官话—方言研究—  
四川省 IV. H17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8845 号

四川方言会通

王洪林 著

---

选题策划	何 锐
责任编辑	谢春雷
封面设计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
出 版	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
	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
网 址	www.bsbook.com
发 行	巴蜀书社
	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08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208mm×146mm
印 张	10.625
字 数	24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52-188-4
定 价	26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# 从袍哥谈起

——为王洪林《四川方言会通》作序言

## 流沙河

清朝结尾那年（1911）夏秋之交，吾蜀士绅率先反清，以捍卫川汉铁路筑路权为由，成立了保路同志会。自省城而各州各县，同志会遍地开花，势若山洪骤至，不可抵挡。很快又武装起来，建立了同志军。各州县同志军又合围省城，四面攻打成都，公然造反。由是引发武昌起义、辛亥革命，推翻清朝，创建民国。怪哉同志会，说成立就成立了，不数月而使江山变色，为啥来得这样快耶？原来各州县的同志会，其骨架就是当地早就有了的哥老会组织，川人叫做袍哥，官方看来就是黑社会。袍哥一词，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不收，在下只好解释一下。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首章：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”同袍就是俗话说的打仗穿一件衣服，所谓战斗友谊是也。同在一个组织里，相提相携，互称哥弟，故名袍哥。袍哥组织严密，清规戒律苛细，讲究内外有别，很不透明。据袍界中人说，袍哥组织起源于清朝初年，长江下游的秘密反清活动，初名汉留，首领有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些学术大师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。后来，势力溯江而上，随着湖广移民入川之后，乃称袍哥。迨至乾嘉盛世，天下安谧，反清色彩终归泯灭，袍哥性质遂演变为代表士绅利益的地方社会力量，用以抗衡官府的行政力量，协助保境安民，当然也有武断乡曲，仗势欺人的。到了清朝末季，蜀中各州各县，乃至一



镇一乡，皆有袍哥组织。故乡金堂县城（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）就有三个袍哥组织，皆以山名。当地谚云：“飞龙山，出歪人。万年山，出差人。长寿山，出举人。”飞龙山组织内多有豪强土霸。万年山组织内多有衙门官吏。长寿山组织内多有绅粮文人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，三山合为一，名曰忠义公，包罗全县袍哥，形成表面一统。历任县官，下车伊始，都要拜袍哥码头，行政措施都要同舵爷们商量着办。否则掣肘窒碍，难以推行。倒是国民党县党部门衰祚薄，编制仅有四个名额，其势力不及袍哥的十分之一。政府固然是国民党的政府，而社会却是袍哥的社会。举凡办城隍会、开茶馆、烧龙灯、操练民团、贩卖鸦片、维持风化、摆赌、祭孔、调解纠纷，以及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，皆由袍哥把持。甚至官方剿灭土匪，都需袍哥支持，乃奏敷功。拿现在的话来说，全属丑闻。

我自幼闻说天下袍哥共有一本《海底》，辗转手抄，内部密传，绝不示人。访诸故老，竟无一人见过，但都说有。书名“海底”，在下推测，盖取孔子“海内皆兄弟”之意，海指天下袍哥也。《海底》者写袍哥老底之书也。袍哥既以海名，作动词用，音 hāi，所以操袍哥又谓之海袍哥。《海底》之书，久访不得，殊不料在王洪林《四川方言会通》书稿中乍见之。惊喜雀跃，自不用说。王洪林，四川资阳人，雅好桑梓史志研究，著有《敲钟村志》一书，颇具创意。他的这部《四川方言会通》可分五个部分。第一部分题曰袍仪，也就是袍哥的仪礼吧（兼含史略材料），必定出自《海底》无疑，但也只是《海底》之一部分，非全书也。窃闻异地袍哥晤面联络，例有暗语盘问。问从哪里来，必答木羊城中来。问木羊城中见到啥，必答木羊城中见到三锅十八灶云云。若答错了，便可能是官府派来的奸细。《会通》袍仪部分无此记载，亦无袍哥历史源流记载，故可断言非《海底》全书也。

读了袍仪部分，方知袍哥组织之严密，等级之严格，纪律之严厉，风气之严肃，一点也不乌合，俨然是要做大事的。难

怪他们在四川做出那样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，催生了中华民国。若不是他们蜀中造反，逼使湖北新军入川来镇压，造成武昌起义的大好机会，清朝恐怕还要再拖几年才会垮台。不过，从袍仪过程中同时也能看出种种大不祥之怪相，一是他们言辞之唱腔化，二是他们举止之舞台化，三是他们仪式之繁琐化，四是他们会议之形式化，五是他们结构之极权化，六是他们观念之古代化，七是他们头脑的迷信化。其可笑不亚于洪秀全的那一套仪礼。洪秀全早期在广西搞的革命组织，其行为模式不就是前袍哥吗。四十年前的1911年，在川西闹保路同志军，势如破竹，胜利辉煌是他们；四十年后的1951年，在川西闹“反共救国军”，以卵投石，自取灭亡又是他们。一切事物的价值是正是负，莫不随客观环境和时代潮流之改变而改变。所以说，四川的袍哥值得研究呢。

除了历史研究价值，这类材料还可视作民间文学中的俚俗韵文作品，供专家研究。这正是《会通》的旨趣所在。书中第二部分题曰惊人炮，第三部分题曰照胆台，总共搜集了半个世纪以前讲唱于民间的圣谕故事底本十一篇，亦俚俗韵文作品也。讲圣谕有异于讲评书，幸勿混淆。评书亦即说书，设座演讲武侠公案水浒三国之类，耸动听闻，快意忘形，听众多系青壮年男子。圣谕则讲唱忠孝节义劝善故事，感化人心，听众多系妇孺儿童。南宋陆游《过赵家庄》诗云：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拊鼓盲翁正作场。身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这是盲艺人说大鼓书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故事，类似讲唱圣谕，圣谕也有赵五娘截发的故事。旧时人家酬神还愿，出钱雇请讲唱圣谕一台。邻里坐聚台下，静听宣讲先生缓缓道来，不时条声悠悠吟唱一段，凄凉动听，余音缭绕于树影夕阳下，亦甚有味。讲到最动情处，妇孺群中往往响起啜泣之声。那些劝善故事，包括《会通》书中这十一篇，拿现在的眼光看，多不可取。其间鄙陋可哂之处，固不用说，且多愚昧迷信之谈，兼有鼓吹奴性之调，令人难耐。但是，你得承认，这就是民间的小说创

作。嗜痂成癖者赞之为瑰宝，数典忘祖者譬之为毒瘤，皆非公正之论。还宜平心静气，阅读之，研究之，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来。再不像样的东西，置之于彼时彼境之中，莫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，而可资借鉴于今时今境。王洪林有搜集之功，令我佩服。

前面提到的十一篇，其中有一篇《洋奴祭》原不是圣谕故事底本，当另说之。作者秦立堂，清末举人，书院主讲。你别以为他是个子曰诗云的迂夫子，他的这篇韵文不但嬉笑怒骂，而且是用白话口语写的，熟练流畅，机智诙谐，洵佳作也。流传民间百余年了，有幸编入书中，足见其生命力之旺盛。

《会通》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稍嫌丛杂，但亦有其价值，不妨耐心读之。这两部分，虽嫌丛杂，然皆可以归入应用文类。如各种格式的庆吊诗词，当时作为范本，供人改头换面以应用之。又如各种格式的祭文，林林总总，蔚为大观，可供各种不同身份的生者套用来祭奠各种不同身份的死者，以成礼仪，而尽人伦。又如各种格式的契约、合同、会簿、启事、辞呈、悔忏之类的应用文，莫不具有彼时彼境作为摹本的实用价值。这一部分题曰塾师录，便透照出一个小小的秘密。当时陋巷中的老儒、衡门下的文士、三家村里的塾师，例皆藏有这些应用文类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代人捉刀，挣点散碎银两。可叹今之作家，小说、散文、论文、新诗样样随写，就是连一纸契约都写不来。曾见房地产的契约，上面写明四至，细致精确，惊为观止。大学中文系开有写作课，不知是否也教这些应用文类。

王洪林嘱我作序，谨书如上。时在2002年3月6日。

# 民间文学的语词价值

人类语汇根植民间，蹦出牙关千万年，有幸被巫、医记录在案，从结绳到画符数万年，五洲岩画泛文斑。图形催生方块汉字，金石甲骨简牍纸质光屏网页，不过几千寒热。华人挥毫篆隶真草行书，再废繁体推行简化字半个世纪，哪段都难见民间的原创。清末敦煌宝库打开，千年民间文献堆山塞海，辞书立词引以为源。然而，北方方言重镇西南方言区却长期渊默，不闻原声。世纪之交，《四川方言会通》编成，多是千百年社会底层无名氏的创作，对检辞书，竟有千多条更早，可供字典词典寻源，民间文学的语词价值不可小看。

## 一、为汉语言正名

汉民族历时语言有古代汉语、现代汉语之分，闹了几千年，汉语的时段语言连个确切的正式学名都没有，实在令华人尴尬，叫外人耻笑。

有史以来，中国语言名词互载现象一直触目惊心，楚奏越吟、夏音夷语、胡言乱语、雅语方言、南蛮缺舌含混交织。其间因为汉朝雄视百代，本已确定官方语言称汉语，可是后来又有唐音宋言相继叫响，弄成汉语的称谓各领风骚数百年，迄今没个定准。好比一条长江大河，各区段名词互载，你呼我叫，纷纭复杂，总归还是同一水道。地理学家的任务，就是给这一水道定名。同理，语言学家的任务，也必须给自己的研究对象定名。

古今汉语的称谓，写进史志和语言学规范的教科书中，必





须用准确、客观双重标准来筛选。古代汉语、现代汉语这两个20世纪叫响的惯用语，就该规范。我个人建议：古代汉语称汉语，现代汉语称“共语”，务期确切客观。称汉语，既是封建中国汉族用语，又是汉朝空前辉煌、普及之语；称共语，既是人民中国各族共同语，又是共产主义旗帜下之语。白话虽汉唐就有录存，宋元明清小说中更多，可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，到“五四”运动后语体文才取得统治地位。此前，历代文学复古运动，往往标举三代两汉文风。可见，一切文言，用汉语指代，也都不嫌太偏。民国时期通用语并非大白话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民都兴语体文，所以把新文化运动以来习称现代汉语的语文命名为共语，并不唐突。共语明标时代，是确定的，唯一的；现代汉语的叫法苟且临时，是暂时的，相对的，与世推移。叫共语，字面上，既可望文生义为中华民族共同语，又可理解为大盛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和国时期，而且它的倡导者集大成者多是共产主义战士。共产党人在普及与提高革命文化运动上的功劳远比国民党大，这样叫，也还名副其实，可以变暂时为恒定。

叫现代汉语或新文学，今天看来问题不大，再过一万年还这样叫，请问将万年后称用者自己时代的语言、文学置于何地？一切命名，不能只图自己用得苟且，叫着方便，不顾历史记录，不管久后混乱。就说新中国吧，虽然1949年方叫响，然而梁启超已经开叫了。任何人都有他的近现当代，洞房花烛夜叫他新人，管个一年半载尚可，钻石婚庆上还叫他新郎，那就乱套了。正如村姥姥之有王大娃、李二牛、张三狗、刘四猫一样，没有学名，万一干了大事，无论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，都该上书，而名又未定，可就难煞司马迁，苦坏读者群了。

## 二、蜀中自古有白话

众所周知，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，却未必了解它源出蜀中，而且延绵千秋，中国第一部杰出新诗集也出于四川人手。

公元前59年2月17日，正是元宵佳节。王褒西出都江堰，沿途挑选美少年，物色歌诗僮子，以便为益州组队到长安献演。半路上请寡妇杨惠家一个名叫便了的家僮去买酒，这个络腮胡却提起大杖冲上男主人坟头，高喊：“大夫买便了时，卖身契上只说守墓，没有约定替别人家的男子打酒哇！”王褒大怒：“这僮奴肯卖吗？”杨惠答：“家僮大了顶撞人，没人愿买。”王褒当即买下，立约管束。僮奴又顶起来：“要使唤便了，都应该写上。不上券的话，我便了是不能做的哟！”王褒应声写下一纸包罗万象的契约，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俗文学作品，新词连篇。通篇西汉大白话，写出髻奴前倨后恭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，上演了一幕滑稽剧。1939年，谐剧在四川兴起，闪着蜀人风趣的背影。今天走红的川味笑星，沿着王褒便了合演的双簧，是不是走得偏远了些呢。

汉末三国西晋的蜀语，《华阳国志》人物口中偶尔有些闪露。东晋南北朝蜀中大乱，汉人稀少，僚人众多。601年铁山僚人造反，占据今资中威远荣县交界地。资州刺史卫玄单枪匹马前往僚人的兵营劝降：“我是刺史，衔天子诏安养汝等，勿惊惧也！”头一句纯粹是白话，后两句遭史官润色了，原话应该是：奉皇上命令前来给你们指条生路，大家不要害怕！于是，沱江中游占山谋反的少数民族感动得哭起来，纷纷放下武器，归降三万户。铁山是晋时僚人立名，又有拥斯茫水。赖字地名，唐宋遍布全川，《元丰九域志》开列上千处。陆游有《赖牟镇早行》诗和《老学庵笔记》，说“辰沅靖州蛮有乞令，有乞獠，有乞揽，有乞楼，有山瑶……其歌有曰：小娘子，叶底花，无事出来吃盏茶。”元朝仅荣州（今荣县）、富顺还有僚



人，其余都汉化或迁移了。自贡艾叶滩，至今还喊赖家滩。今日青系仡佬单词中，赖是婆，牟是公，赖牟即婆公，尊重母系的遗意。又说赖是牛，赖牟，彝语牛已套到；艾叶滩，即我的住地；拥斯茫，即识羊的人。

敦煌变文中的唐代讲唱文学，供寺院僧徒和民间艺人演说故事，间或使用白话，又有话本；有本《历代法宝记》，是蜀中高僧智洗宗派的灯史，774年孙寰作，里面有百个词比《汉语大词典》溯源早，说明中唐四川话语汇丰富。

五代前后蜀是文化重镇，词最发达。前蜀皇帝王衍是个色情文学家，他“者边走，那边走，莫厌金杯酒。那边走，者边走，只是寻花柳”，玩嫩妞吸民脂操得飘逸洒脱，引来后唐军队，他家十八口被杀。煽情高手王衍的俚词自供状，成为宫廷兼采民风的见证。

宋朝经济文化全面高涨，市井文化发达，话本和民谣大有起色，白话小说层出不穷。雅俗并进，不胜枚举，四川遥遥领先。1008—1238年，资州龙水县昌乐乡何村（今资阳市丰裕场洞王沟）刻了九条天灾人祸题记，内有1122年“宣和四年七月初七日，天旱，何村众户淘天井水，至晚立时有雨，十四日立便还愿”，都是宋人原声，简洁明快。寥寥数语，却有众户、立时、立便等词是汉语源头。当地1351—1968年又有石刻几十则，为元明清民众共同口语，仅1932年7月5日一块护堰碑，所用新词就达六条，时代虽晚，潮流领先。

1711年1月16日，成都府资阳县贡生徐值《垦地执照》，文字简短，新词迭出；1782年8月2日，东街恒丰店王正才立卖契。这两份或许是已知全川最早的房地产契约，居然留下二十几个新词，其中“以免”一词，权威辞书引张天翼《春风》为例，晚了两百多年。1845年，丰裕场晏家沟《李氏家谱》上说：“今日世情，又有托言手事清寒，无以为敬者，这就说错了。”1884年8月6日，乐至数千群众愤然击毙天主教会长袁茂山，丧家请人做祭，资阳举人秦立堂用哭夫的口气，

写下妙语连珠的《洋奴祭》：“更有扶腿的何瀛洲，揍摆的华荣山。惯打滥条的袁茂亭，包揽词讼的陈浩然。整得狗叫的黎老九，咬得钉断的谢老三。瓮鼻子刘汉昆，小花脸邓维宣。吃铁吐火谢九焕，咬姜喝醋唐太安。”刻画人物惟妙惟肖，吃铁吐火、咬姜喝醋八字评两人，一个又硬又烫，一个又辣又酸，幽默简明，决不雷同，极富表现力。祭文挖苦买办洋奴，充满爱国主义激情，在民间广为传诵。3200字祭文，竟有101个词比辞书收词引源还早。此祭形是文，魂是诗，手稿念完除灵焚献，手边抄件辗转讽诵，群众聚听，快意解恨，世代相传。作者一定自珍，多次修改，传世才会有繁简大同、文白小异，如果分行排列，就有434行，这是晚清汉族长诗，义旗高举，万众接力，涌动着一般股开启民初共文学白话诗、语体文的浩荡春风。2001年1月11日至2月15日，《资阳广播电视报》连载《神笔骂翻恶棍》刊出并点评。清末民初白话小说更多，四川民间讲唱文学盛行，近来搜集到四本，有民初木刻版，汇集短篇讲词，尽是俗语，至今通行全川。

历史不会孤立发展，民间是文坛的奶娘，方言是文学的初乳。明朝正德《四川总志》序：“蜀之人无闻则已，闻则杰出。”大移民造成明清四川俗语丰富多彩压倒各省，民间文艺更加兴发，分四路传播：一路川剧高腔戏资阳河等四大流派，包举四川盆地广大区域，无不以到资阳城隍庙上演为正宗，乾隆年间登峰造极，各路戏班竞技会演，一登阳县身价倍增，降及清末，士大夫赵熙也不甘落后，改编川剧《情探》，浇绿正统文学；二路袍哥仪式，清朝《袍仪》的举行，不也是耸动热血男儿的拿手好戏么；三路以圣谕为首的民间说唱文学，俗语精华提炼最多；四路报刊，1898年5月4日成都开办《蜀学报》，1900年12月6日和次年，简州傅崇榘创办《算学报》《启蒙通俗报》用白话为中下等人服务，1908年夏有《成都自治局白话报》。五四以前成都报刊百种，传播新思想、新道德、新风尚、新文化，沾溉普及，文风大化。四路大军分期分批、

分群分片用通俗文艺陶冶川人五百年，蜀中少年英豪不受感染，除非闭目塞听。中国文坛上以白话诗文称雄开派的人们，不学四路手艺才怪。

沱江、涪江白话诗、语体文先行者精神养父秦立堂，祭文诗意浓郁，高唱反帝爱国的主旋律，对周邻后学有影响。安岳康白情白话诗《草儿》：“草儿在前，鞭儿在后。那喘吁吁的耕牛，正担着犁鸢，眊着白眼，带着拖泥。”“牛吔，你不要叹气，快犁快犁，我把草儿给你。”采用象征手法，通过形象描绘，深露劳动者的艰辛和统治者的残忍。作者聪明顽劣，塾师戒方一打他就逃学，十岁混迹袍哥组织，“五四”时期扬名北京大学，毛主席在延安回忆“二十年前的康白情……很英勇”。康诗吔字一添，川味煲鲜，还有脱胎《洋奴祭》的字句，只是他反叛格律，有时不肯用韵罢了。麻雀飞过都有影，未必诗文不留痕？文人好名，一成大器就挥倚天剑，遮掩磨刀石。民初白话诗接力赛，胡适《尝试集》冲到第一，自比解放脚，哪有康诗清圆鲜丽，遑论决赛冠军？论者深怪从胡诗经康诗到《女神》夺冠，短短六年就“熟登”了，若明川声孕育漫漫五百年，谁还觉得太突然？《草儿》一炮春响，郭沫若、陈毅受到激励，诗兴大发，终成一流白话诗人。被康白情拉入帮会般组织的李劫人更是川腔升华尖兵，外加沙汀、艾芜、周文、何其芳、林如稷等川籍国手，提炼出大量蜀语，推向全国。从“五四”到“五卅”，四川爱国师生走向街头、村落唤起民众反帝意识，兼采口语俗文，拉近心距。从沈阳事变到卢沟桥事发，进步大学生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们寒暑假回川返乡，开读书会、办壁报、演话剧、兴夜校、教歌曲，到茶馆、集市讲演，打金钱板、莲花落宣传救亡图存。1930年夏邓俊《五九国耻纪念演说词》《妇女解放与经济独立》，和1938年春姜度、郭永江主编《资阳旅省同乡会会刊》《资阳抗敌半月刊》都不避俚俗宣传，《半月刊》顺口溜：“各位同胞请稍站，听我愚下说详端，山西南边有个灵石县，地势既高且多山，只因日寇来

侵犯，当地人民受熬煎，八路军领导人民英勇抗战，直打得鬼子兵哭爹喊娘叫苍天。”文化高，善炼话，郭永江替人捉刀终成世界文学名著《高玉宝》。作家诗人邵子南，用活四川话，精炼北方话，写出《白毛女》歌剧和长诗，走向世界。邵子南1947年6月30日写信谈民谣与新诗的关系，和毛主席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谈诗信中对民歌是新诗养料的主张惊人一致，英雄所见略同啊。

1946年，资阳祥符寺教员陈子敦编印《陈氏宗谱》，不光是彻头彻尾通篇大白话，而且是章节体，格式新，观点新，但作者却来自孔夫子门下。有人或许嫌其时代太晚而不以为然，但是要知道，在那时是等因奉此、之乎者也占统治地位，脱不了封建观念，国统区的“陈谱”能全篇用白话，持进步史观，还不算特殊吗？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排副排长王肇光解甲归田，1955年5月2日订立敲钟村《爱国公约》也有三个新词。民间语词不可忽视啊！四川人民对汉语的贡献，如火炬接力代代传。

民间文学最清新。采风行文，也要源流并重，以免闹笑话。有个记者浮光掠影，为茶馆里懒洋洋的茶客拍照，解说川人的矮小是因为有僚人血缘。禹时近百万蜀人，秦时已上百万；汉末三百万蜀人，东晋“僚人”使其所剩无几；宋朝千万川人，元初残存六十万；明末四百万川人，清初不到五十万。今天四川汉人，多是湖广移民后代，与僚人何干？人口发展古今通晓，体现社会规模，分析方言、探明文化、钩沉经济，百事好说。否则异想天开，乱联因果，欺骗读者，贻笑大方。四川人种是分段的，理论上不绝如缕有子遗，血缘上几乎找不出千古一脉来继承。五千年蜀语史，应该分段来写，分段去读，分段运用。但是，秦汉蜀语仍有些活在川人口中，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笔下的将息、蹉跎、啾啾等词便是，这是很有趣的文化现象。夏季的暴雨，川人叫做偏东雨，这是汉语的变异，源出《九歌·大司命》冻雨一词。语言密码中，可以破译许多



信息，有理由相信上古到宋元蜀人并未死绝，文化并未全断。至于明清以来蜀中家族谱牒难找宋元以前蜀人远祖，我想原因有四：一是宋末及清初蜀人遭屠殆尽，虽剩几十万川人，但多系妇女和老人，传宗接代机制阻塞，在男性血统入谱传宗的封建制下，可录的宗支不多；二是个别青壮年男子逃到蜀边异族山民部落入赘，久后多被非汉族同化了，汉牒可传的宗派更少；三是移民高潮中，原住民谱系毁损，或称自己也是移民，冒籍托庇，以假乱真，无由辨伪；四是移民后，喧宾夺主，原住蜀民生存空间受挤压，老川人有的干脆外迁他乡，永不回川。这样，民间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大交流大融合开始了，明清以来蜀语就更新鲜、更丰富了。

### 三、巴蜀群文一得

古蜀新川浑然杂交，语汇渗透，不读汉晋唐宋蜀人作品的移民，照样会说将息、蚕箔、蹉跎、柵门、啾啾这些蜀语，爱充老子的文盲未必知道老子出自苏轼白话词。混迹川中，宋以前方言转化为巴蜀群众文化的肥料催产移民文艺。

唐宋到明清，四川民间文艺活跃，讲圣谕，说善书，看川戏，结团体，哭丧嫁，唱山歌，习此不疲。宣讲圣谕是民国以来本地传播民间文艺的捷径，百姓往往从中吸取精神养料。《惊人炮·三斤肉》：“又每逢朔望，邀两妯娌去至庙庭，听些圣谕，化得他一家男也忠良女也柔顺。”瞿秋白《论大众文艺》：“一切宝卷说书小唱……没有一本不是变相的所谓善书，宣传那些最恶劣最卑鄙最可耻的中国礼教和果报观念。”又《论文学革命及语言文字问题·学阀万岁》：“这势力是在于道统，这势力还在于他能够借尸还魂——借白话新文体的尸，来还道统的魂。”宝卷是由唐代变文与宋朝和尚的说经发展而成的一种讲唱文学形式，初为佛教故事，宣扬因果报应，七至十字句韵文为主，间以散文。圣谕是指符合圣经贤传的故事，基

本上直接取材于历代人民的现实生活，用生动的故事劝人行善，所以又称善书。敲钟村善书手王治儒（1901~1967），字席珍，人家有喜，就请去宣讲凑趣，遗下讲稿几十本。有两本残卷是善书：一本《惊人炮》第二卷，1914年木刻本；一本《照胆台》清末定稿，民初手抄本。另有1934年资阳东乡萧永清《塾师录》，上卷词抄，选录清人婚丧寿别题材；中卷文抄，选辑清末民初中川举人秀才祭文、祭诗、挽词，涉及僧俗亲友各色人等，林林总总；下卷疏启，誊录民初公文、哀启、神咒。涉及中川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俗等方面，很有史料价值。祭主情，贵在哀，然而清末廪生蓝焕臣《姑爷文》以谑杂悲，别具一格。私塾先生虽无创作，却也搜集到多方面史料，供学童应用，可惜教人谋生手段的少，吊丧庆喜应酬场面的多，这也是它渐次衰微、被科学的教学方法取代的主要原因。

这些民俗作品，精粗杂陈。宣扬好人得善报，坏人有噩运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纲，夹有封建迷信和侥幸心理。它反对虐待妇女，也斥责恶夫泼妇，大方向符合人伦善念，至今具有警世作用。各篇职官、名物、礼节、时尚多依清制叙出，以亲近听众。《十美图》未标朝代，但有三点可猜：一是苏州人到南京送公文，往返一月零，并说是进京，据此可定为洪武年间，若是后来，迁都北京，一月决不能往返；二是官升都阆府，查都阆系明初职官；三是纹银，查系清代通行的标准银两。纹银一出，就与前两点自相矛盾，或许本是明初故事，清末蜀中民间艺人整理时混入纹银，无意间乱了时代。《阴阳纸》宣扬历史唯心主义，乱编唐史，说玄宗西逃是李白随驾定计，殊不知李白正在与永王东巡，后因此被定罪流放；又把陕西马嵬坡解释在四川峨嵋山侧，而四川1001年才得名。可见编者历史地理常识之差。顶子是清代官员的冠顶饰物，省是元明才有的政区名称，却都被编者窜入唐朝，足证编者是清人，以现行礼制去追述往古。一切为了面前听众，所以也未必都是编者缺乏典章常识。上述错漏，除了确证它出自村野三流文人之手





外，丝毫也无损它们在语言学、民俗学、民间文学方面的巨大价值。《死复生》自题光绪年间，经考系光绪初年故事。因为倪氏凌迟碎刷在先，1905年才废凌迟酷刑为斩决。《夺锦楼》根据李渔短篇小说改编，川腔诙谐，市井气盛，妙趣无穷，但夫权思想太重，姻缘天定味浓。李渔《十二楼·夺锦楼》：“只因他抢眼不过，就使有财有力的人家，多算多谋的子弟，都群起而图之。”可见，四川改编用语和原著多不相同，另是一番创作，并且更有生趣。埋儿获金事见《搜神记》，那郭巨本是东汉人，最可恨他为孝敬老母竟敢活埋娇儿，葬送家族的未来。幸亏天赐黄金，才有意外横财助孝行。黄灿灿的金光照不退郭巨那歹毒丧心欺世盗名的丑恶嘴脸，不劳而获的可鄙贪欲。如果祖母通人性，知孙已埋竟气死，岂不剩郭巨两口子像孤人，孝又何存？《如意扇》不讲科学，散布唯心主义毒素：穷小子忍割自身肩膀、肝片喂母亲，孝则孝矣，如果全中国人民都是这种孝子，那么不出百年，我中华民族将何以自延？孝道何存？佛本不孝，《丐翻身》中却说孝行感动佛菩萨，可见是中国化的教义。岂不闻孟子有言：“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弃也。”为博孝名，让父母背上吃人恶名，孝心何忍陷人于不义？七龄童曹回香呐喊：“妈呀，爹爹在杀人哟，快来救儿的命啰！”愚蠢的孝行，进退维谷。一方面宣扬放生戒杀，一方面为了行孝，养家无能的懦弱孝子魔爪居然伸向幼稚的亲生子女，杀子埋儿，以供奉一个垂死的老人，这种顾此失彼的腐朽的封建劣行终于走到了尽头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一声怒吼，吹来科学春风。1949年天安门二十八响礼炮一轰，“万怪烟消云落”。中国大地上，平地一声春雷响：“儿童们团结起来，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。”共和国尊老爱幼，人权平等。红旗下的儿童，再也不会因为分吃了祖母的白饭而被活埋被消灭了，少年儿童成了明天的太阳而被高高托起，呵护有加，民族复兴在望。

除了民间讲唱文学，帮会议注也有通俗文学珍品。清朝民